

七日談
(北京篇)

在北京通州的大運河博物館，「中華文明起源系列展之：看·見殷商」展正在舉行。這個從今年五月十九日一直持續到十月十二日的展覽已經成了北京很有熱度的盛事。從開幕以來就是一票難求，引起了轟動。它也成了網絡中的「頂流」，有許多傳播，成了網絡裏的熱搜。我最近去參觀，確實體驗到了這個展覽的熱度。這真可以說是人頭攢動，既有許多北京市民，也有不少暑期來北京旅遊的外地和外國遊客。觀看展覽，感受殷商，人們興致很高。而展陳本身也有諸多創新亮點，不僅有許多珍貴的甲骨、青銅、陶器等文物，也有如最近紅透半邊天、和殷商歷史有關聯的電影《哪吒2》道具的文物溯源等內容，讓人們在體驗和感受中認識到殷商文明的意義。

這個展覽的轟動，其實也是這些年來中國出現的「考古熱」「文物熱」的一個部分。人們對於中國古代的歷史文明有強烈的興趣。這種興趣尤其集中在中國上古歷史，中華文明生成和發展最初階段的歷史成為了不少人的愛好。無論是良渚、二里頭或是三星堆等等歷史地點都吸引了很多人，有關文明肇始階段的許多展覽更是成了熱點。這些都超出了專業領域，變成了社會關切。許多人成了中華文明早期考古的「發燒友」「粉絲」，一般公眾對此

也有相當強的興趣。同時中國的網絡和電視這些大眾媒介，也由於公眾這種強烈的興趣而製作了許多相關節目，一些相關書籍也成為公眾的興趣焦點，更讓這種文明源頭追溯變成了一種普及的文化。關於這方面的考古和歷史研究的成果獲得了很多關切。可以說，上古的探尋成了許多愛好者的焦點，也變成了普通大眾追捧的時尚。這現象當然不是偶然的，它其實是中國發展到了今天所出現的獨特現象。對於自身歷史的興趣，尤其是對於文明早期歷史的認識，其實是今天中國人探究自己的來處、追尋文化和精神認同的表徵。

中華文明是和古埃及文明、兩河文明與古印度文明並立的人類四大古老文明，也是唯一從未中斷，一直延伸至今的文明。經過中國學界多年的努力，關於文明標準的中國方案已經得到了更多支撐。現在的研究相當明確地昭示，在遠比殷商早得多的距今六千餘年前，中國各地都出現了古老的國家的雛形，而距今五千三百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則已經具有了「文明」的眾多要素。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已經有了更多的實際證據。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也由此更為清晰。由這樣的追溯看，中國的「文明基因」已經得到了更多認識，而當下人們熱議的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的特質，也是在這

「看見」中華文明的源頭

張頤武

樣的源頭中形成的。

釐清這些歷史的淵源和脈絡，也會對中國公眾產生重要的影響。一方面，認識中華文明的源頭，就是認清自己的精神基因和文化歸屬的重要的方面。文明的展開有其歷史的根脈，歷史是連續的，我們的今天其實和文明的源頭有着深刻聯繫。歷史的悠長也是延伸到今天的力量。這說明我們的文明基因一直在傳承。另一方面，中華文明的源頭其實也是文化特性和獨特文化形態的基礎。這對於文明形態的當下呈現具有重大意義。中華文明的獨特形態也是

從歷史源頭上開始顯現的，中國人文明基因就是這種文明形態的基礎。我們今天要弄清「何以中國」，這兩個方面都非常重要。中國的公眾在今天的背景下對於自己文明源頭的強烈興趣，其實是對於中國特殊文明形態的作用和影響的認識的一部分，也是對於中國當下的發展的歷史和文明淵源的探究的一部分。正是由於這些文明的基因的衍生和發展，我們今天所展現的文明形態才具有了自身特性。今天中國人對於自身文化的信心也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普通公眾對於中華文明探源的強烈興趣，也是在歷史中追尋真實的文化力量的一種體現。中國的「文明基因」為普通公眾所認識，中國作為獨特的「文明型國家」歷史源頭被關注，都是當下中國文化的獨特現象。在今天的歷史節點上，看見自己文明的源頭，就是一種精神力量。

◀「中華文明起源系列展之：看·見殷商」展正在北京大運河博物館舉行。 中新社



▲淺水灣紀念蕭紅地標「飛鳥三十一」，象徵她人生目標。 作者供圖

憶蕭紅



藝苑草
鄭紀農

三十一鳥繞水飛
紅映樹下惹迷思
黑水南流地吶喊
呼蘭似是淺灣區（註）

小城三月傷神雨
綠野魂終恨鳥居
巡天八十憶國難
弱質鑄鐵是君軀

註：《呼蘭河傳》及《小城三月》兩部小說由《星島日報》和《時代文學》連載或刊登。（寫於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前夕）



自由談
鮑渤

香港人在夏季有喝涼茶的習慣，港九新界都有不少涼茶鋪。涼茶品種繁多，常見的有「廿四味」、「五花茶」、「雞骨草」、「夏桑菊」、「竹蔗茅根」、「崩大碗」等。這類草本飲料在港澳、東南亞頗為流行，但卻是「既不涼、又不似茶」。

喝茶要在粵式酒樓，但卻沒有大碗茶。這是一種在香港已經消失的消費方式。筆者最近來到江西贛南採訪，再次邂逅大碗茶。挾着暑氣進店，捧起大碗茶仰天痛喝，一股在古裝片中行走江湖的大俠才有的豪氣，油然而生。五塊錢一大碗，可無數次續碗（不是續杯），比起大城市如雨後春筍冒出的珍珠奶茶店和星巴克的抹茶，真是超值。

上一次捧着大碗喝茶，還是在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印象中賣五角錢。說起來有點令人驚訝，大碗茶還是改革開放的其中一個標誌。學歷僅是高中畢業的基層幹部尹盛喜，在一九七九年毅然摔掉「鐵飯碗」，領着一群知青在前門箭樓西側搭棚盤灶沏茶。兩分錢一大碗的大碗茶開張，第一天就賣出三千多碗，進而在一九八八年創辦馳名中外的北京老舍茶館，見證了中國個體經濟的起步。

得名於小說家老舍的名作《茶館》，老舍茶館名氣甚大，不僅是文人墨客品茗侃大山的地方，更是向外國人呈現原汁原味京味文化的絕佳地點。老舍茶館後來成為北京地標，許多外國元首，例如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前國務卿基辛格、德國前總理科爾、俄羅斯前總理普里馬科夫、新加坡前總理王鼎昌等，都把老舍茶館列入訪華行程之中。

隨着城市化與現代化的推進，傳統大碗茶式微。然而，尹盛喜當年倡導的「大碗茶廣交九州賓客，老二分奉獻一片丹心」企業精神，並不過時。大碗茶作為一種文化符號，仍然在一些老城區或旅遊景點

保留，如北京的南鑼鼓巷或天津的老茶肆，成為懷舊的打卡點。

溯源大碗茶的歷史，這種簡樸的飲茶方式與農耕生活方式高度契合。江西自古以來是農業社會，人們勞作之後上田，在大榕樹下伴着颯爽清風，來一碗茶解渴和提神，可謂快活過神仙。

在舊時候的贛南，大碗茶的捧場客遠不止農夫，茶舖在集市、廟會還有鋪着青石板的老巷子隨處可見，帶出濃厚的鄉土氣息。大碗茶肆的功能，不僅是喝茶，亦是鄉村墟市的會客場所。平民視之為「議事廳」，在一大碗茶的氣霧氤氳中神侃（亦即廣府話的「吹水」），熱鬧氣氛不亞於咖啡館或酒吧。

大碗茶，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起源於明清，大流行於京津。北京街頭出現大碗茶大約是在民初，其時多用粗糙茶葉末或茶渣煮成，接濟販夫走卒的解渴之需。到了清朝，大碗茶從窮鄉僻壤到成行成市。茶肆（茶館）推出那個時代的「爆款」，以「大碗」盛裝、價格親民，大受人力車夫、攤販、工匠等普通勞動者的歡迎。

作為連接中原與贛南的中途棧道，贛南在歷史上商賈雲集，貨如輪轉。尤其是江西東南部的尋烏縣，素有「一雞鳴三省」之稱，因其地處三省邊界，天亮報曉的雞鳴聲可同時傳到江西、福建、廣東，八方來客，大碗茶吸引着滿堂南來北往的人潮。



贛南是茶葉產區，定南、安遠、尋烏種植的綠茶和紅茶品質優良，為大碗茶提供了穩定的原料來源。宋代以來，當地茶葉種植與加工技術逐漸成熟。清末民初，贛南直接承繼了源自北方的大碗茶文化，茶肆林立，生意興隆。

近年來，贛南積極推動鄉村文化復興，大碗茶作為一種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民俗，成為旅遊宣傳的亮點。例如在贛州的茶文化節或客家民俗活動中，常能看到大碗茶的展示，吸引遊客體驗，通過保留和推廣大碗茶來增強文化認同。

筆者在日本奈良也見識過大碗茶，那是西大寺舉行的「大茶盛」，人們用大到能遮住臉的茶碗，輪流品嚐春茶，這個已經傳承七百五十多年的傳統，據說是為了體現分享同甘的「一味和合」精神。日式大茶碗直徑約四十厘米，重約五公斤。但僅限於節慶，與深度融入尋常百姓生活的中國大碗茶，完全不是一回事。

日本駐華大使館網站在介紹茶道的時候，開篇就坦承描述，茶是公元八〇五年從中國傳入日本的。那年頭日本人對茶文化幾乎一無所知，貴族之間盛行對茶葉品種猜猜猜的「鬥茶」遊戲。在千利休（公元一五二二至一五九一年）之前，飲茶所使用的茶碗等道具，清一色都是源自中國的舶來品，統稱為「唐物」，非常貴重。日本人真正掌握製作中國的精美陶瓷器技術，則是在十六世紀末期通過朝鮮半島傳入東瀛。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脈。記得習近平總書記赴貴州看望慰問各族幹部群眾時指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特色苗繡既傳統又時尚，既是文化又是產業，不僅能夠弘揚傳統文化，而且能夠推動鄉村振興」。在筆者看來，大碗茶不僅是飲料，中國茶在氣霧蒸騰中帶出一種超逸紅塵的氣度，使得中國文化的滋養潤物細無聲，澤被四海，無遠弗屆。

◀山東濟南趵突泉公園，遊人品嘗「泉水大碗茶」。 中新社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舞台上巨大的屏幕背景上，一個個漢字從《蒹葭》詩詞高處墜落，像是被秋風掃下的枯葉，又像是被命運拋擲的棋子。它們跌在屏幕上，有的碎了，有的彈跳幾下，便寂然不動了。我坐在台下，看那「霜」字如何支離破碎，「水」如何蜿蜒流淌，看「伊人」如何孤零零地站着，又如何踉蹌跌倒。

舞者在屏幕之下，一團透明的膠帶阻隔在她面前，那些屏障時而如牆，時而如網。她伸手，她旋轉，她跌倒，她爬起。她的手指在空中劃出看不見的詩行，她的腳尖點地時濺起無形的漣漪。穿過《葭思，秋水伊人境》漫漫長路，誰的心中沒有一段遺憾，你的未曾等來，我的卻已錯過，可望而不可及的那段人、情、事，無論時空如何更迭，那種求而不得的遺憾，那種捨棄不得又無法掙脫的困境，卻又是如此之相似。

不止是我，所有人在凝神聚焦舞台上的舞者。所有人心中的意念在眼前的舞者身上凝成一個縮影。這是香港「中華文化

節」在沙田大會堂的一場表演，當經典文學遇到現代舞蹈，傳統文化在現代科技中活化，穿越時空，今人與古人執手淚眼，互訴鍾情。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人類肢體的語言比文字古老。那原本存活在紙頁上的詩詞竟可以這樣活過來。掙脫紙頁，在舞台上翻滾、跳躍、跌倒、爬起。

《紅影疊境》一齣裏，「甄賈」寶玉在紅塵之門不斷穿梭，踏着霓虹碎步步入識語深處。在虛實相生的輪迴中，叩問着天機與人心的永恒棋局。結尾處，十二金釵從言笑晏晏到「千紅一哭」，動作整齊劃一。從靈魂深處生發的哭泣，一陣比一陣更強烈。紅色的絲綢自舞台上空逐一飄落，舞台側邊的屏幕上，十二金釵的判詞如野火般閃爍。我似乎領會到命運的伏線正被一雙無形的手，不斷地收緊、收緊，直至一群舞者匍匐於地，音樂聲戛然而止。

演出結束，已是晚間十點多。十點多的香港，夜景依然鮮活。霓虹燈將天空染成紫

紅色，高樓大廈如叢林般聳立，一朵朵橘紅色的燈光，如家人盼歸的眼神，為這座城市增添縷縷溫情。路邊的小販正在收攤，摺疊桌椅碰撞出清脆的聲響。一對情侶站在路邊等車，女孩還沉浸在方才的演出中，向男友比劃着化蝶的動作。

我穿過打烊了的商場走向地鐵站，腦中回放着《梁祝千世情》的片段。兩位主角被一群手持白色布框的舞者包圍着，他們在舞台上追逐、糾纏，無法突破，只能化蝶成雙而去。無論走到哪裏，每一次聽到梁祝的音樂聲響起，內心便是一片柔軟。我們讀着「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詩句長大的。字裏行間湧動着上古的呼吸，人性的原初，先民生命最本真的律動。但一路而來，我們卻慢慢走向「愛無能」。我們在權衡利弊後決定築起心牆。我們精明而麻木。我們甚至開始嘲笑那些為愛痴狂的人。

地鐵車廂裏擠滿了人，人們結束了一天的忙碌，疲憊都寫在臉上。對面坐着一個穿西裝的男子，端着手機，仍在凝神苦思什

麼。一位老婦人，臉上溝壑縱橫，乾枯的手裏提着剛從超市買來的打折蔬菜。斜後方有兩位女學生，嘖嘖喳喳討論着什麼，肩上的布袋上有兩隻蝴蝶，恍若剛剛那一曲《蝶夢·桃花源》的蝴蝶悄悄地棲息着。

在這座城市裏，每個人都追尋自己的桃花源。舞者們用身體語言追尋的那個理想世界，與這些都市人的渴望，本質上並無二致。只是前者寄託於古詩詞的意境，後者則埋藏在日復一日的奔波中。香港的鋼筋鐵骨之下流淌着的依然是古老的血液。古詩詞與這座城市的接壤，或許比我們想像的更為自然。那些關於愛情、關於生死、關於理想的詠嘆，千百年來從未改變，只不過一直在更換表達的方式。

回到家中，我迫不及待翻開一本舊詩集。那些熟悉的字句突然變得陌生起來。它們開始在紙面上游動，時而組合成舞姿，時而排列成樂章。合上書，它們便從書頁邊緣溢出來，在房間裏飄盪。窗外，巨大玻璃幕牆隱藏着繽紛的城市的光暈，迷離中的我們，偶爾便也可以駐足，聽聽那些古老靈魂的絮絮低語。



如是我見
艾羽

詩情舞韻